重刊青陽文集引

有元死節之士合肥余忠宣公闕
既沒之數載當
國朝洪武初勅命有司祠公于安
慶春秋祭祀其旌忠勸義之意
厚矣先友吳陵張君彥剛好古
尚賢嘗裒輯公之遺文鋟板以
傳然其所作散佚四方弗克盡

覩其金君恒以爲憾至今又數
載矣予宗姪沅陵縣丞誠蓋聞
彥剛之風而興起者臨民稍暇
復取忠宣公集爲者正之僞
者去之損者補之遺者益之積
累既久仍壽諸梓其意不亦美
哉雖然忠宣公之節義政事當
與日月爭光宇宙悠久固不待
乎斯文之傳與否然晚生後學
仰企前脩霑溉餘馥有不能忘
情者庶或於茲見焉
正統十年春三月吉日
翰林院侍講學士無
經筵官淮南高穀引

青陽先生文集附録序

青陽先生文集若干卷武威余忠宣公所著也其前集若干卷已繡梓行於世續集若干卷及士大夫忻慕公高風大節播之文辭者又若干卷則維楊張仲劉氏採諸四方而裒集成編者也所散逸者猶多仲劉尚訪求之次第附焉其用心亦勤矣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之德追配於古人公之功有補於當時文章雖公餘事然片言隻字必求前世作者之精英而議論雄偉多過人者使公生全盛日則斯文自可垂示於後奈何值勝國板蕩以孤軍當日滋之敵竟伏鄧就死功德之卓異夫誰可及也余讀公與執政書慨然憂國家之顛危惻然憫生民之困悴凡攻取平定之計設施措置之方如指諸掌當時皆苟

旦偷安譬猶焚烈火於積薪而卧其上雖言之剴切痛苦曾莫之恤公死節之志已決於此矣夫公雖視死如歸彼其國步當何如哉余竊謂國家不幸而有忠臣士君子不幸而為忠臣夫明良相逢都俞吁咈之敭於大廷不待捐軀殞命以為賢也張巡顏杲卿王彥章諸君子豈不願為稷契哉不幸臨其時而取義焉耳公蓋其傳也使夫居宰輔守民社握兵符者皆能如公之志則國家安有危亡之患哉

聖朝以忠義勵天下公之祀已載於彝典名已傳於信史雖其死不為幸而其慷慨英烈之氣凌青雲而貫皎日者與天地同不朽也仲剛以全集示余徵言余奚容喙辭不獲乃述其槩如右仲剛名毅以孝行稱士林是集之編可見其知所慕云青城山人王汝玉序

青陽先生文集序

文莫盛於三代而三代無以文名者其名不以文也漢以降始有以文得名而其文已不復三代之盛矣嗚呼豈惟文哉文者德之華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偽耳是故山之寶氣結為龍文日之回光散為霞采士闡之木上干霄漢秀色而繁陰必其節幹勁堅根柢深固非風雨所能搖撼者有元古文聲教所被鴻儒秀士萃于一時繪繡錯施韶濩迭奏著作之盛擬諸三代至如服章縫持翰墨以蒞戎事而能樹駿功守大節誠無愧於古人則四海之內百年之間青陽余先生一人而已至正之亂天下騷然名都大邑所在為墟文武之臣鮮克勤事而先生以孤軍守皖城持必死之志處就危之地岌乎江上與天為

謀使國勢既衰兩復振民心已離而復合者蓋五六年城
陷先生與其夫人若子俱死于難平生所為文悉為煨燼
中元士大夫所嘗傳誦者南北析離不可復得ヒ諸其門
人郭奎僅數十篇而已嗚呼汝鳩亡而忠臣之志不泯白
華絕而孝子之心無窮以先生勲德之茂節行之著使其
文不傳自足以名世矧猶有如奎所傳者雖然三代之文
厄於秦火莫得其全而僅存者世謂之經以其所以為訓
者皆人道之常也先生當大變而不失其常是以身為訓
者也然則植世教勵名節以與詩書並傳者將不在其文
也夫先生名闕字廷心武威人至順癸酉進士官至淮南
行省左丞命下而先生已死增謚文忠進封夏國公嘗編
書青陽山中學者稱之曰青陽先生故用以名其集

易程國儒序

青陽先生文集序

頹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痛中忽得同年余君廷
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泫然流涕而嘆曰嗚呼世安得復有
如吾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問政事名節雖古之人有不
得而兼者廷心悉兼之世豈復有斯人哉元統初元予與
廷心偕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賓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
及第已而廷心得右榜第予忝左榜亦然唱名謝恩予二
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接肘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七品
官當是時予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予以應奉翰林需
次丁父祖父母三喪乞奉母就養江南沉役下僚學殖日
益荒穢而廷心方由四州入翰林為應奉為臺為省聲光

赫著如干將發硎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
涌山積莫能窺其突於是子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
連遇時變予以母憂竄伏鄉里深恨不得乘一障以効死
而廷心以羸卒數十守孤城屹然為江淮保障者五六年
矍絶城陷竟秉節伏義與妻子偕死生為名臣殁有美謚
於是子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
有如吾廷心者哉或者以為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
子以為廷心鋒死面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足
以照暎千古燁然為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焉使皆如世
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靦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
之喪蓋掃地盡也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廷心詩尚古雅其
文溫厚有典則出入經傳紹義援引百家旨趣情深而議
論閎達固可使家傳而誦之鑿々乎不可易也惜其稾燬
爐無遺獨賴門人郭全掇拾於學者記録之餘得數十篇
以傳而或者猶以不見全藁為恨夫以一草一木之微已
足以觀造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知廷心者又奚以多
為尚哉昔太史司馬公述屈原離騷之旨謂推其志可與
日月爭光嗚呼屈原不可尚矣千載而下知廷心者其無
司馬乎廷心嘗讀書青陽山中及仕而得禄多聚書以惠
來學々者稱為青陽先生故是集亦以青陽為名云雲陽
李祁序 字一初 又號希蘇

附青陽山房記

青陽山房在今廬州東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山以為
名武威余公讀書之處也余公之未第也躬耕山中以

養其親即田舍置經史百家之書釋耒則却坐而讀之以求古聖賢之學是時禾有青陽山房之名也及其出而仕也不忘其初乃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益儲書其中冀休官需次之暇以與里中予弟朋友講學于此於是始有青陽山房之名然而未有記也文客京師謁公于翰林辱不鄙而與之論學因及青陽山房之事而屬以記固辭不獲退而思之余公世家武威而屋淮西武威之俗以馳馬試劍為雄淮西在宋時為極邊其民操干戈持弓矢習戰鬬賴國家承平偃武修文未百年間余公以儒自奮文章政事燁然為時所宗而名聲遂流聞於天下是雖風俗與時移易而余公以技藝之資之材超世之志有不可泯者其向使余公習其故常當國家偃武修文之餘風俗與化移易之後不知學問其天資才智自足以取富貴不過富貴之人將以號於天下曰儒者則未也所貴於儒者以其能學先王之道也故雖窮為匹夫其言其行猶足以化民而成俗遺風餘韻亦足以起人仰慕於無窮而況於有位者乎夫青陽山房以余公而得名不然一田舍耳故地不自勝因人而勝人不自賢以學而賢甚矣人之不可以不學也余公之有是山房也非以自私也欲使學者讀書於此也里之子弟彼余公之教皆曰青陽山房多書吾其游焉讀書而有成邵邑之人慕余公之義又將曰青陽山房多書學之者衆吾其游焉讀書而有成四方之士聞余公之風莫不曰青陽山房多書學之者皆有成吾

其游焉後來[illegible]今聞風而興起者又若是將見賢人才[illegible]
濟出為邦家之光青陽山房傳之不朽矣豈不盛哉[illegible]
記所為作也若夫湖山之勝深者潛雲天高者薄日晉[illegible]
蛟龍之所蟠虎豹之所蹲怒而為風喜而為雨[illegible]
拉之物陰晴明晦之變古人之所爭今人之所貴遺[illegible]
奥壤可喜可愽則又青陽山房之奇觀也當有名公[illegible]
人妙能文辭者游而賦之記不備錄余公名闕字廷心
至順癸酉進士及第初命泗州同知擢翰林應奉遷刑
部主事復入翰林為脩撰拜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
出為湖廣行省郎中徵入集賢為經歷尋改翰林待制
今為浙東廉訪僉事云新安程文記

青陽先生文集卷之一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輯

詩

擬古二首

昔在西京日縱觀貴前聞皇〻九衢裏列第起朱門借問
誰所居丞相大將軍平明事遊謁車馬若雲屯芍藥調羹
鼎拂狐鑄酒尊頌聲美東魯逸奏出西秦迴風薄蘭氣十
里楊清芬東家有狂生容顏若中人謬言擬宣尼幽思切
玄文著書空自苦名宦乃不振悠〻千載下安有楊子雲
吳天轉時律大火西南馳勁商發晨籟白露降嚴威攬衣
起視夜明月鑒蕩雄翩〻征鴈翔唧〻寒蛩悲紅蘭委芳
采栢葉亦離披喬〻千丈松孤生泰山隈凝霜裂其膚層
冰斷其柢摧殘若傾蓋蒼翠終不移草木有至性明哲宜

哉！

白馬誰家子

白馬誰家子綠繿縵胡纓腰間双寶劒璀璨雪花明甫出金華省還過五鳳城君王賜顏色七寶奉威聲夜入瓊樓飲金罇滿繡楹燕姬陳屢舞楚女奏鳴箏慷慨頗賓從英風四坐生一朝富貴盡不如秋草榮黔婁固貧賤千載有餘名

擬古楊沛

楊生仕州縣謀國不謀身一朝解印綬歸來但長貧茅茨上穿漏頹垣翳綠榛空牀積風雨蝸牛止其巾辛苦豈忌念殺身豆成仁

天門山保寧知府楊丹梓人作記

楊子博地志名山屢出王但言隱沂眶崇冠峙嵩梁共絡通遥甸天經列鉅障羣峰如蓋蓋歷乱發金塘玉壺既嶇愕天門迥開張宛虹連紫蓋丹泉濺石床入門蔭脩竹中夏若寒霜靈鳥多異色中林皆妙香耀眞啓幽室積石構瑶房萬里秘冥奥千秋阻秩望惟應學仙侶結桂共相羊

送鐺伯温之江西廉使得雲字

祖帳依仙館車蓋何繽紛使君驅駟馬衣上繡成文中坐陳綺席羽觴流薄薰情多酒行急意促歌吹殷况我同鄉友同館復同羣初暘麗神皐遥望澄遠氛迴鑣望双闕五色若卿雲蒼茫歲年徂東西岐路分道長會日遠何以奉殷勤惟有凌霜栢天寒可贈君

送李好古之南臺御史

都門相送處旭日動蘭暉綺樹鸞門下金溝絮漸飛分驂
向遠道把袂恋音徽去ヒ江南陌應看滿路威

送普原理之南臺御史兼東察士安

霜署起南天雲霄畫榜懸兩幃猶可對二妙古難全夏木
籠彫檻風華度繡筵時應聯騎出誰謂非神仙

送霍維肅令尹

握手蘭宮外朝光滿禁塗山寒知塞近苑静竟鶯踈草ヒ
離罇既悠ヒ征輈驅還應軟時念不羨執金吾

秋興亭

涉江登危榭引望二川流双城共臨水兩岸起飛樓漢渚
深初綠江皐迥易秋金風揚素浪丹霞麗綵舟登高及佳
日能賦命良儔御者奉旨酒庖人供膳羞一為山水媚能

令車騎留為語同懷者有暇即十尔遊

安南主留宴

將命坐藩服式禮奉國賓賢王主意氣延客列華裀肅々
高堂上圓方饋八珍齊優襍趙女歌曲一何新遺響從風
發雕梁落素塵中觴每傳滿眷々難具陳厚往已有愧懷
振恐無因

九日鄂渚登高

南州理秋授嘉節協乾陽爰與岳中友臨眺陟崇岡維時
天氣肅芳菊已沾霜雷々風振谷淒々日在房高雲歛楚
曲曜景遊川漲微徑出丹林列坐泛金觴佳賓未易合良
會安可常英曾華文雅敵酬寧計行預恐还吹帽煩君戒
太康

呂公亭

鄂渚江漢會茲亭宅其幽我來窺石鏡兼得眺芳洲遠岫雲中沒春江雨外流何如乘白鶴吹笛過南樓

詠井上桃花

本是仙源種移向禁中栽為妖嬈色偏臨露井開

先天觀

仙客鍊金地蒼山深幾重至今龍虎氣猶在琵琶峰〻前石路整金澗垂楊嶺〻堅閟阿宮千年奉丹鼎日〻采二秀人〻吹玉笙乳竇王子晉命董双成方朔金門步春來多自豫青鳥幾時迎御書君去北闕懷美祿南山思遠遊勞心如御水東去復西流

黃鶴樓

焦崑黃鵠嶺歸巍構楚材澄江環畫楯連城抗鉛階雕衡朱鳥峙淵井綠荷開隱見長沙渚想望陽雲臺晴霄一仰止輪奐信美哉淮南儻好道日夕化人來

別樊時中

桃華灼〻柳絲柔立馬看君發鄂州懊惱人生是离別不如江漢共東流

宴情江山拱北樓

漢城開繡閣蕭然似渚宮晴江華楯外列岫綺錢中樹色青罇綠荷花女檢紅賢王敬愛客樂宴意何終

山亭會琴圖

連山環絕壑雲木乱紛披中有抱琴者有如荣啓期蕭然久不去問予欲何為

絶塵軒　元興寺二首

細軒開翠崿山水下葱籠江中宝牀擁樹杪盈欄紅心融二障臧境静六塵空應似青蓮葉齊開縁水中

壓雲軒

軒轅鑄鼎處仙臺成盈圖寒雲生洞渚暝色入蒼梧如霧飄丹閣非烟起玉炉年ヒ漫来此無處挽龍胡

大別山栢樹

奇樹如蛟蜃盤髓上虚空孤生雖異桂半死反如桐香帶金炉氣色暎綺錢中靈從后皇服年隨天地終常瞻北枝翠終古鬱葱ヒ

竹嶼

秋水鏡臺隍孤州入淼茫地如方丈好山接會稽長紫蔓林中合紅蓮葉底香何人酒船裏似是賀知章

題虞邵菴送別圖

南州山水麗中田歳事豊時貞士物粲道合朋輩同濟〻翠君子班坐蔭青松迴洲環偃月丹林結綵虹翔鷗方矯矯鴛鴦亦噰〻即趣情已展染鞠思弥工予亦幽棲者纓冠朝北宮披圖誦佳詠邈尓想塵河風

送危應奉分院上京

峽路傳清警金輿夾綵旃还如向姑射詎比幸甘泉苑樹紛成幄関榆始委錢從臣偏寵近載筆幔城邊

題段應奉山水圖二首

水如剡溪水山似剡溪山想見鮒魚美扁舟常不还花隱玉堂署曲几對雲峰為問江南客何如九里松

嘉樹軒 為胡士恭作

嘉植將百歲積翠廣庭間高柯出閭巷低枝蔭井乾流膏從風颺芳氣散如蘭別有清霜節將同綺樹看

鶴齋 為薛茂弘道士賦

葉縣飛鳧舄琴高駕赤鱗岩若青田鶴蕭洒迺仙倫刷羽琪樹側振唳華池津騫騰霄漢逸氣已冲天鍊液諒有驗滅景入無垠还乘過緱嶺舉手謝鄉人

禎祥菊 為沙伽瑛院使賦

舊花已萎絕新花迺開芳 都緣稟金氣特解傲司藏 旖旎生殘馥歲蕤出故房應憐蕙草質戢穎委微霜

賦得九里松送吳元振之江浙左丞

結駟向青郊松陰九里遥言從天竺上自度小春橋偃蹇成芝蓋蕭瑟簷牖桃相送將何贈期君保後凋

龍丘萇吟贈程子正

戰龍起新室羣鳥亦翩翩 龍丘能丘生抱琴歸故山仰視天際鴻俯弄席上絃清音發疏越逸響遺澗泉悠悠鳳翔漢婉婉虬媚川清風自千古何用能草玄

送觀至能赴歸德知府

善理崇富教長辟等烹鮮況茲久凋瘵望治功宏淵綬組承明裏結駟双闕前燕郊芳草歇商墟大火懸高懷薄霄漢攬轡殊慨然揆予眛時用載崇從耳泉庶聞兩岐詠為予書汗篇

送黃紹及第歸江西

上林華落盡東門餞別初遊絲橫輦道金波溢鏤渠含觴

不能飲躑躅此城隅念子正英妙丹泉媚綠蕖翻然阻山
岫邈尔問離居芸閣誰同坐蒲生孰共書時應有詞賦為
寄北飛魚

送胥式南還

孟冬寒律應原野降繁霜客子倦遊覽結笥还故鄉驅車
出城闕旭日懸晶光綺宮上爛爛翠閣後蒼蒼豈無京華
志睎景發清揚富貴在榮遇貧賤有安行恒恐歲年迫臯
蘭凋紫芳君看沙上鴈驚翮乃隨陽

題合曾易之四明山水圖

窓中望蒼翠春木起晨霏孤嶂純盈尺長松未合圍蕭蕭
此仙客日日俟岩扉念爾空延佇王孫且未歸

題黃河清民卜地

大明照四海之子乃[illegible]
谷中路嶄崟北山岑窓[illegible]月頹々林時憑曲水
几蕭散發長吟委化諒為達淵樂恐遂淫援琴鼓招隱念
子為薰心

題施氏西岫書堂

中智貴得性得性非易求羨君滯水曲松竹簸層丘春秋
當佳日兄弟各命儔摠轡凌衣術展席面綠流參差瓊峰
出泓澄綺績周綢荷承繡宇黃鳥響蔬樓起坐玩芳帙為
樂鮮優游河陽耻巧宦建春厭怠愁安得周公瑾為館孫
仲謀

送方以愚之嘉興權官

帝仁同禹立典憲輟朝纓我友膺時選御命出承明是日

芳鄰屆列餞多鉅卿挑開疑組色鳥囀襍歌聲仰獻一杯
酒遠慰千里行丈夫有遠業文墨非所營勉布惟良政持
用畣皇情

玉雪坡為周伯溫賦

江梅有至性能怡君子顏開花競芳鄲擢秀帶春寒惟与
玉同色逐雪易殘芳香拂羅袖如薰金博山置此賓席
上人人別意看

題劉氏聽雪樓

羣峰擁臨檻脩竹欝青青蔭向曲池好聲惟雪夜清天寒
三日卧人道是表生

題光禄主事席仲桓海棠圖

況香鶯鼓打春寒總見開時只見闌乎似吾家薛倬裏年
年歲歲有花看

送王其用隨州省親

都門楊柳萬絲垂城下行人駟牡騑宮中近得三年謁簾
裏新裁五色衣漢臯秋晚遊娼少夢陼波寒獵火徵我有
愁心似征鴈隨君日日向南飛

題合魯易之鄞江送別圖

欲去更还顧依依恋所知今朝去京日似子渡汴時

宋顯夫學士輓詩

紫陌暗蒼苑松門近太行悲笳翼辰呂軸素綏引急荒故筆
誰探取神書未共藏愁尋持案地秋陰結女牀

馬伯庸中丞哀詩

結纓趨魏闕俛仰二十霜化途易遷逝故老今盡亡維時

遊公門時節會高堂峥嵘奉餘論炫燿晞报章制若縟繡
陳聲若宝瑟張儀若龍文鼎燁若照夜瞻阡眠出工巧約
妙極豪芒抽思究皇術振藻詠時康是時朝廷上才彥俟
有望公如逸虬出萬騏為留行念此今已矣松栢杳茫々
驅車入珂里穹門委舊衡珠移青淵涸桃盡故蹊荒龍火
出勁秋玉衡変春陽朝荣計已殞夕秀豈不芳感彼椎輪
始惻々我心傷

祝蕃表經歷輓詩

逸軌会还轍鶯川有怨思蒼苔生舊館素簡委空帷龔勝
誰相弔虞翻少見知惟應問道者廬墓薦江蘺

題紅梅翠竹圖

竹葉梅花一色春盈々翠佃俺丹唇休言畫史会情思却
勝宮中剪綵人

題蛾眉亭

空亭瞰牛渚高々凌紫氛澄江萬里至華嶠兩眉分落日
無霞彩流光成綺紋憑軒弄蘭酌休憶謝將軍

南山贈隱者

君家南山下南山果何如開却陣雲黒向背凌空虛木客
采薜荔怨女詠蘼蕪何當牽白犬見君巖下書

賦得慈恩寺塔送李惟中赴西臺侍御

祇園開塔廟遐瞰盡三秦塒玉載文陛金銅結綺輪高摽
双闕外流影灞陵津揚轡逐登眺題名紱昔人

蘭亭

奉節過東鄙揔轡臨越墟覽此崇山阿亭樹猶晉餘陽林

積珎木禊館疏鏤渠微風旋輕瀨宛委寫成書秋抄霜露
滋清商滿縣隅紅蓮凋綺蕣微瀾見躍魚籍芳泛羽觴眡
聽良有娛消搖大化內豈必三月初

汪尚書夫人輓詩

喧々引長綬簫鳴閭井閒旌連綺霞閣路指敬亭山杲底
鳶臺掩城中翟蓋还尚書老婦國誰與襲芳蘭

贈澄上人

壞色衣裳護七條手持經卷意蕭々頭陀寺裏相逢後又
向天台訪石橋

贈山中道士善琴

山中道士綠荷衣新抱瑤琴出翠微已與塵緣斷來逢逢
人猶鼓雅朝飛

題紅葵蛺蝶圖

蛺蝶既無數秋花亦滿枝終爲不飛去似怨弄芳遲

自集賢嶺入大龍山

皖公標楚甸茲嶺孕奇形翠積縱江滸崇冠呂蒙城戒途
入中林平閭駐我旌延望失來術周覽多所經峩峩石窓
矗窅窅巖岫冥離離雲朝隮緊緊樹數榮閑弓射鳴鴈羣
谷振弦聲仲憐山人居俯悅洞下耕蒼龍啓春候金虎收
光精權家既非學農用或可明頗言同載者爲術鑄阿兵

安慶郡庠後亭謝董僉事亭名天開圖畫

鯨鯢起襄漢郡邑盡燒殘茲城獨完好俠者　開顏省風
降文囿弭節導曲干双池夾行徑累榭在雲間天姓羣峰
出地迥滄江環霞生射蛟臺鴈沒逢龍山開罇華堂上命

酌瀕危闌主人送瑶爵但云嘉會難豈為杯酒讙樂此罷民安魄淵妥恒彩清川有急瀾明晨起驂服相望阻重関

題周伯寧畫

殺機起無象平陸忽成江蒼生既猛虎日馭經紛紜舉目墟里間但見蒿與蓬惟有王官谷于今似畫中

九日宴盛唐門

今日良宴集玉帳設金縣賓稱此嘉辰令德應重乾凄凄秋陽升湛湛江景鮮西馳三滏津東瞻九華山文湍帶粉堞鄉雲覆綵旃清歌送銀爵泛此秋花妍嗟予遠征人別家今四年采薇乍歸戍操築朝治垣微此一日歡誓辛良可憐中觴感前謀撫運當太平燔柴盛唐郡泛舟樓江前臨川射長蛟雄風怒八涎豎儒徠役任重力勉綿武功既無成文德何由宣微勳倘有濟敢愧魯仲連

登太平寺次韻李憲副

蕭寺行吞望下方城中雲物變凄涼野人篙落通灣口賈客帆檣出漢陽多難漸平堪對酒一罇未盡更焚香憑將使者陽春曲消盡征人鬢上霜

三月廿九日郡庠後亭讌盧啓先僉事

晨集欵江渚列席當虛榜斯亭信顯敞翠嶺帶澄川潮駕宜城步山積司空原青松紛被徑紅桃競發園衆賓起為壽繁樽出嬌絃中觴念遠离歲行已再遷漂萍有時合浮雲未見旋今朝不為樂來會知何年

寄題環秀亭五祖寺

宗老來相報黄梅盜已平傳聞一峯下还有九江横象構

誰能壞香臺積可成憑詢幾小刼又復到昆明

題溪樓

溪水緑悠〻高樓在溪上日暮望江南舟中采菱唱

奉和百南上人喜雨之什

雖良雖不作詩不妨一觀也

出車横門道采薇晥溪水襍耕不逢年軍士常飢餒奉牲

走羣望悃迫忘沒尔皇〻大司命配天奠南紀方屯啓時

澤拯民出頻死雲章変膚寸雨勢来不已睇領三峰深行

阡九江起開房合葬〻櫂葉方泥〻説郊君牲騂饁野田

畯喜未論車箱溝已見沽酒百斯民既云樂兵甲行可洗

赫靈有耿祉壽天誠在已淫陰無往轍薄伐有凶理撫事

非偶然涼薄那致此騁辭継周頌屢豊自天子

辺康上人往三城

嘗登大龍嶺横槊視四方原野何蕭條白骨紛交横維昔

休明日茲城冠荆楊芳郊列華屋文攘被五章乘車衣鞠

繡貴擬金與張此禍誰所為念之五内傷堅儒誘乘障来

賴天降康樅陽將鮮甲皖邑寢開壇耕夫緣南畝士女各

在亲念子中林士振槩亦有行我聞三城美龍嶺在其傍

連林積脩阻下有澄湖光明當洗甲兵從子卧石牀

七哀

殷武誦祭祖周魯歌東征聖哲則有然我何敢留行斬牲

祀怒時鬱鼓起前旌野祢魚罷陣山鳥鐃吹聲函関何用

塞受降行已成路逢故鄉人取書寄東京寄言東京友勉

樹千載名一身未足惜妻子非無情

葛編脩輓歌 景光

昔別情何樂今還語向誰幽房通貝闕空館胥蕪絲未過
徐公墓徒懷有道碑扁舟望湖曲消淚灑江蘺

淩孝女詩

三良廢碧莪女亦有淩娥哭漁奉慈母凄涼蔭女蘿幽叢
啼蕙露芳樹罷鸎歌迢迢城南路諸姑將謂何

賦得鉅野澤送宋顯大僉事之山南

堤上掷沉沉春蒲汎階禽濟田東滙闊汶水北流深落日
依中沁浮雲積大陰微茫看不盡渾似別時心

夜坐和成太常二首 諳叔

片月生碣石微光挂玉弓秋河空宵寇遥映建章宮哀鴻
知時鄭南飛正匆匆感君思親味悠悠此心中牽牛表宮
雉華星動綺錢沉沉鵠鵲觀悠悠清漏傳無才愧三益虛
食念百壓綿思至中旦莫繼瑶華篇

送張有恒赴安慶那經歷

曉路通高嶂春城入大江草生垂釣浦人語讀書總肅客
移茶鼎行田載酒缸幕寮誰得似高步絶絲厖

宋祭酒輓歌二首

文章知有數蒼蒼忽先零東井開圖畫西山閟爽靈司徒
歷執櫝太史早棄銘帳望平原繡時時問客星

又

東閣哀長別南宮闕嗣音相知誰復舊焉恨果如今江漢
無特返奎文永夜深凄涼釣魚池落日下遥陰

謝堯章妻輓歌

草滿章臺墓松歇石柱廬憶歸司隸里能誦伏生書夜哭
閑茅店春祠襍笛廻傷心夫與子塵簡若為舒

送李伯寔下第遠江南已後續增

之子不得意南行無悲辭官河人杳〻客路雨絲〻古木
淮陰市春城孺子祠懷然十里別為賦小星詩

美浦江鄭氏義門 復大篆浙東第一家五字以旌之

首風浦江滸憑軾歷高門借問屋幾何九世今不分鮮騷
青松林愛此季與昆檢身事先訓禮度尤恭溫生祥亦何
用有後天所敦常棣閔叔咸厲階悲婦言一朝或問念喪
敢寧具論清源無濁流芳蘭有競芬檮毫誦勿替勉哉賢
子孫

大口迎駕和觀應奉韻二首

晨光開翠崿廣路淨炎氛玉馭度流水華蓋爛垂雲既御
大宛馬還朝鯷海君都人望旌纛樂哉歌天斧仗出彈箏
俠川尽鼓騎分天行肅大化時邁耀前聞整蹕傳清道激
吹入行雲日暮望双闕草木亦欣〻

送王閑赴泗州 打捕提舉

蒼茫吳楚會縱橫淮坂流春氷水泮渚芳杜已生洲楊旌
朱樓前張獵青山幽獻功效大兒亦致公子裘消摇足為
樂何嗟晚不侯

待制張廷美姑阿慶詩

葭莩啓望国灼〻詠桃夭操觚染芳藻短髮未勝翹始聆
白雪句無傳黃竹謠蘭萌初映砌春霜已降霄秋榛覆故
龍驚蓬颯廻隧金尊與瑶席庶足奉仁嬌

雲松棲

初日高樓上卷幔對黃山〻〻出霄漢爛熳發青蓮參差非一狀朝夕看屢妍九華承双舄敬亭附駢筵漫〻雲罨嶺沉〻松覆泉清煙坐中起如聞帝女絃靜有幽事樂動無塵慮牽消搖恍惚目茲道可長年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輯

碑

慈利州天門書院碑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孜〻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念生民之未遂徽化之未洽遂詔大臣嚴守令之選更考績之法使之務農桑興孝校以其殷最而進退之維時貫侯阿思蘭海牙來監慈利乃均賦疏訟剔除奸強期月之間民志丕應州有廟學既敝且壞侯與同知州事楊君雄偉判官李君伯頹焦君克忠勸其邑人萬文綬悉修完之天門書院者国初時州民田公著作〻山中傍隣繚峒職長罕至椽棟摧腐神用弗寧租入單寡士無以養名存實廢靡所為教於是山長張德明以請於侯〻益大愬不任以

隨教本民有曰懷德請侯言曰昔吾父榮孫嘗為州作三
皇廟鄉邦稱之今仁侯幸導宣德意惠教遐壤願輸財力
遷而大之乃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之麓揆日程事百工
並作期月而學成宮廟閑敞階序豎峻講肄厝禮具治弗
迨稱其所謂諸侯類官者民士懷道鼓篋而至敬業樂群
怡侯之教侯復為之扶經引史開祈疑義訴〻顒〻有如
鄰鄉邑人楊侯舟張侯允皆以髦俊登名天府有政有文
侯又尊而礼之以表民厲俗其於教思亦云勤矣然不自
以為功使〻來鄂願有紀述曰俾吾民獲聞道德仁義之
言君之賜也昔我祖宗邑篤於教武宗仁宗益大用勸至
於皇上同符往哲法宮之中萬幾之暇惟先王簡冊卧起
與俱以古之治德礼是首乃著吏課俾民興孝荒遐所任

非賢不使故爾民得賢侯以治以教俾尔游乎詩書之淵
而息乎礼義之圃其小人服礼以事其上其君子力學以
待用則上之德與民之幸其胝於古豈不侈且大哉宜有
銘詩以昭化志功章於無窮前侯野仙海牙君之昆季世
系勲閥具見州學之碑銘曰帝萬保惠惟守惟比詢於台
衡命以六事貫侯掾〻葱利是監去其螟蟊使民耕蠶既
紀既紀於學有事民誰子未不惟此田氏惟此田氏警長厥
里相侯有作丕應厥志厥初玄聖越處在河樂是侯興式
遷於嘉嵩梁有隹井絡所委淩縣轢溆為望於澧山有松
栢是斷是剖是髹是艧為棟為桶陟其在筵龍章朱延臨
爾炳然降觀於宇秋〻有序作配在下筐磬柷敔牲齊組
旅侯入即事其儀伊詡坎〻擊鼓有士如雨侯陳其書以

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論以報執爵與醬之事老父理融於
中和暢於膚有頑弗即亦未在隅有藹有秩惟帝訓勅忠
於天常於帝之極昔弗課吏祇事以文今著孔嚴民章丰
興楚公之孫兄弟先後克廣帝心道民於厚天門之嗟所
廟有儀侈茲侯功俾民遂歌

安慶城隍顯忠靈祐王碑

城隍祠古不經見自唐以來始稍稍見之今自天子都邑
下逮郡縣至於山夷海嶠荒墟左里之內無不有祠然以
余觀之民之事神與夫神之著靈於民鮮有聞如舒者也
舒故楚壤也其俗巫鬼今乃它無所祠祀獨於城隍出必
祈反必報水旱疾疫必禱一歲之中奉膏蘭膏鐙旊幢於
廷者無虛日五月之望里巷相傳以神生之日也民無貧
富男女塡塞空巷閭出樂神吹簫代鼓張百戲遊像與於
國中如是者盡三日而後止其祠既為特盛至正中賴
六盜起江淮以南郡縣陷沒者十七八舒之平所在為墟
舒特以盜竟大小格鬬前後百餘民率咨神而後行卜朝
以戰則朝而捷卜夕以戰則夕而捷將盜未嘗一日得志
而去者故其城郭廬屋眡他郡為特完民不忘神德相率
出泉以新其廟又請於朝乞崇其號以大報之中書下其
事太常博士議升神於王號顯忠靈祐十四年夏四月報
下帥守及民以少牢祀神於前廷而揚言於衆曰夫舒大
嶽之裔也非南方諸國之所能擬其神必著靈固宜且吾
舒人親上死長既義而忠神之雍休亦其宜也乃為銘詩
刻之廟門以慰迎神休民德於無窮其辭曰

若之大嶽時維鎮潛臨
綿闕至九宮中卷衣采
奔走是宜彼惟不識
秉義弗隨樂之發輪鼓之異
神之正直宜福之錫天人之緯具曰旭卉明者昭之端若
徹人天目者人之成者大祖從草木其固可言此有柔木
蓍彼兩露彼有顛由自與承者凡今亂邦乾無神依民失
厭道胡能有赤祖之舒人為君為國先民有言自求多福
其克厭行孝父長兄弗祈於神丕乃降祥而自不義不率
不迪來惟於言神丕不食亡師之克執律以兼今我小康
敢忘歲祐歲之奉常祓祓有光性幣收羊升真于王禮行
既具樂奏既卒工祝致告祖賴[illegible]其自於今無害有年

民樂斷之巫祈於神

化城寺碑

小河出霍東流至六北轉南折以入於滅河曲有洲二參
互衍迤帶之以清流被之以嘉木齊頭諸峯離列其前森
蔚峭麗如屏如戟可指而數禪師洪聰泰定初自邢開元
寺游淮過而樂之州民閻氏為買其地乃築室前洲居焉
學佛者聞其行多往從之室隘不能容六人乃委貨利輸
材木築廣其居久而從之者益衆而人之為築者益大前
有門中有堂左右有序為穹屋壁後以皮佛為堂序西以棲
僧鍾魚鈴磬凡浮圖之器皆具隄其傍聯絡二洲滙水其
中以溉田為圃以蔬為場以樹襍植梨栗棗柿棗竹之屬
數千本春土膏貲則率其從及優婆塞負耒出耕而躬為

耨衆亦勤田力作力齊而糞多凡食百餘人而稻麥麻菽果茹不取於人而常裕務閒即合其衆講其師之說曰既其寺爲化城皇孫宣讓王雅敬佛乘與爲外護六人之事佛者亦無不禮爲余聞聰嘗歷事江南名僧其才幹敏其行敦襟而動苦其言辨博善於誘人平生未嘗蓄一錢有所得悉以畀其弟子使治其居故人慕而愛之而說此易也然余聞之古農工商士皆用世之人也浮圖後出其道以出世爲說而須世以生故言道者病焉聰學出世之道而不須於世故君子取之禪師松江人姓陸氏初事法忍海翁師後受具於開元明公密曰洋洋清川藹藹蘭渚名標化城斯實寶所芝陁蔭井冊檻瓊戶翠嶺承巒[illegible]

子實樹朝蕊水華晚妍未嘗暫[illegible]

庚司序夫須以耕閑〻於野陽烏歛曜清鍾戒夕詵〻學徒栖禪于室練心淨域結軌玄涂渡河析獸袖衣啓珠內無佚已外弗求物以學以耕其誰之疾王侯歸依四姓效績斲斲貞珉永告無斁

青陽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含章亭記

坤者天下之至文而也謂坤為含章者美而合之六三之事非盡坤之道也嘗觀於地山川之流峙至文也風霆之流形至文也鳥獸草木之彙生至文也故夫子賛之以為光大又以為化光又以為美在其中暢於四肢天下之文孰加焉而三獨含章何謂也夫乾尊道也坤卑道也故乾主於五而坤主於二若三四者爻之無位者也乾之四近於尊故曰或躍或可以進也坤之三近乎卑故曰含章可貞可悔而可用也夫子釋含章可貞以為以時發者相時而動之意故曰可者僅詞也若四近於尊而括囊矣上擬

於尊則龍戰矣是故龍君象也若六五者可謂至尊而非
擾矣自非中德何以能吉故曰黃裳黃中之色裳下之服
夫惟有是中德故不失其體也無棣徐君子謙博古而通
今自監察御史郎官署為諸道肅政廉訪使者政理蔚然
俱可謂之文矣惟坤之六二可以當之非六三之事而其
名亭謂之含章者人不知其所云也余與君處江夏凡期
年知君之為人沖然賢者也曾子稱顏子以為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君嘗慕而師之羣居相
與不言不知其有緼也然則君所謂含章者其必以此豈
世所謂斷章取義者欤君曰予之言然雖孫論含章先儒
所去請求諸通經者而質之

樓縣學記

學校之教聖人所以盡人性者也夫人之性天命也天命
者諸生徧予者也其理仁義禮智其器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其文昏喪冠祭朝覲會同射飲軍旅此性之體然
也若夫忠信也而流為殘賊禮讓也而流為爭奪文理也
而流為淫慝此性之失而非其本然者也聖人之隆綦
也是故為之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所以正人性
而定天命也而世儒之言有曰殘賊爭奪淫慝者性也必
賴聖人為之教然後忠信禮讓文理興而生人之道立是
不知性者之言也今夫鳥之鷙也飛而逐其雌獸之生也
走而輾其羣然止於飛走而已也惟人之性具天命者也
是故充其知可以通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推其才可
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何也所性而有故也今曰性無善也

必聖人為之教而後善則毆鳥獸以由于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亦可以為忠信禮讓之理也其可乎是故捲棟宇聖人所以盡本之性也引重致遠聖人所以盡馬牛之性也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其教已立其化以行其道以成之後於是忠信立而殘賊息禮讓著而爭奪寡文理明而淫慝平其動之也神其漸之也深則夫民之心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可與為治可與為亂夫豈奪之以惡而與之以善易之以亂而變以治使其民至於如是哉亦盡其性而已矣有弗若於吾化弗迪於吾道者然後為之刑政以齊之則刑政者先王所以輔治而未嘗以為先也是故教成而王政成而霸咸無焉而亡其道有大小而其教有淺深如此自先王之迹息而天下之治皆苟且由其知[illegible]者遂至亂亡相尋終莫能勝民之禁[illegible]不考乎此[illegible]元之興百有餘年列聖不承日務興學以為教黨庠塾序徧於中國雖成周之盛將不是過夫穰大縣也自入職方以距下今之猶未能為民立學蒙古月魯不花君來監縣乃曰學校之教先王為治本也遂出其田祿以為民倡民歡樂之乃買地於州治之西攻其正位肖孔子及顏子以下十四人之像於殿餘七十二子以及諸儒之從祀者悉繪之於兩序後為學舍廩庖以安居其師弟子前闢門道屬於大衢立表而題其上曰穰縣之學[illegible]甫成會天子以學校考吏課君方樂有學校教民也而乃以憂去其同年友成君遵宣家於穰入朝為禮部郎中言君所以待穰之

民甚厚而篤於教思如此故既去而民至今思之而恐後之不知所以教而民未知所以學也為予誦其所聞以告之若採行廉白為政以愛民為本日常德〻然若已傷之是可謂良有司也況予於君亦同年也故為記之

湘陰州鎮湘橋記

湘水出零陵北至湘陰入洞庭而湘陰諸山谷之水則會於城南為東湖以入湘方春夏時水潦降而洞庭漲則湘水不能入湖因以淤漫為大浸州為湖南北孔道凡行者之陸出與夫鄉民之有事於阻者每涉湖則有風濤之虞否則又為舟人邀阻之患宋之時州有鄧氏媼率其田人作大堤絶湖以屬之州為二木橋以釃湖水行者德之謂之鄧婆橋當德祐末橋毀官為復之至大德中旋敝州人黄仲規乃以私財命其子惟敬率衆為石橋南北樍石為崖中纍石為高柱布木而石其上為屋九楹覆之以與民為廛易其名曰鎮湘橋歷四十餘年至元初覆木又敝屋且壞惟敬之弟惟賢惟德德發其帑得錢萬貫以告州人將卒其先之功州人樂為相之又得錢二萬五千貫乃撤覆木施石梁更作大屋中為道左右為市肆橋廣若干尺袤若干尺上可以任大車下可以通千斛舟飾以綵繪遠而望之爛若陰虹之飲湖中行者之逆來與州人之市於此者若由康莊而履堂奥不知其有湖之阻也夫水天下之至險聖人為之舟楫以濟民而舟楫需人之力人之力有限而涉者之無窮也不須人而能濟有無窮之利者惟橋為然夫橋之利大故其費亦大非若一舟楫之可易具

非有司與大家之力所不能為黃氏非有大作業大廩藏而為有司大家之事力有不足至父子相承乃克成此夫亦難能也惟德之子天禧有才藻通經術屢領鄉薦余校藝鄂百時得其文以置前列其擢第也將亦易然黃氏有子如此必多益於人如是橋類也故為記之

漢陽府大成樂記

禮樂出於天而備於人卑高以陳者禮也絪縕而化者樂也故禮者天地之大節樂者天地之大和其体極乎天蟠乎地其用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夫人者天地陰陽鬼神之會而禮樂者觀會通以行其道也其君臣上下賓主之有其文升降揖讓綴兆清濁之有其度禮以著節樂以為和節以別同和以合異是皆天之所界而非人之所為也然心天命也歆心生也歆熾而無以治之則心梏亡矣礼樂者先王用之以迪民心而定天命者也是故朝覲會同禮樂以接郊社廟享禮樂以成軍旅賓客礼樂以治用之於天神格用之於人鬼享用之於民而民事治故習俗美而侵侮傷淫之心無自而生天下之大政豈有出於此者哉洪荒之道邈矣堯舜以還歷夏商周礼樂始備而天下稱為極治成康之後浸以就弛至春秋而壞爛極矣漢之時禮雖粗具於經而亡散者亦已甚樂之道蕩然雅頌所存特其文而已耳是故其礼失者其俗汙其樂濫者其教衰天下之治所以不及於三代者禮樂不足之故也皇元之興諸事未遑即定著孔子廟祀之礼既又令天下廟祀用大成樂令雖具而吏亦鮮能應詔制春秋奠薦類以鼓

吹行事夫礼樂者以之習民使之飽聞而飫見之然後入人深而成功大孔子廟者鄉大夫屬民敷教之地而民幸有礼可以畧見先王之道而樂又不備由吏之為政不知本末與而先後也如此漢陽府孔子廟祀旧亦循用俗樂河東譚君知府事乃率其同寅相與出奉金作雅樂器教授余時獻以其事来請宰臣是之為遣一封傳作之平江數月而樂至為琴瑟笙笛塤篪各二特鍾特磬祝敔鞉鼓各一簫八編鍾磬各十六擇諸生肄習之八月丁丑有事於學宮人聲在上樂奏在下翕如純如疾舒以度禮儀既舉觀者咸作而歎曰礼樂之用大矣若夫子監於四代樂取韶舞其治所先在放鄭聲欽若彝教以迪民性夫礼樂之存有如餼羊薦于明靈求亡是享於是州之士相與樂譚君之政而喜民復見先王之樂也咸願刻石樹之余為之書而使歸刻焉

新修大寧宮記

華西神川原大寧宮者華人以為古后土之祠也宮故金嶽祠牙真宗幸華山賜今額以華山道士武元亨主之其後元亨以祠隘請於朝改作之於神川之上宮初甚侈大至靖康時兵燹里中人嘗修復之然庫隘不能如舊觀金正大中乃加增拓下距於今二百有餘年故屋皆壞無能修葺之者里人張某欲以私力加繕治之未及為而歿其子某乃追成先志以錢二萬五千貫具材木瓴甓會工藝自門至寢為屋若干楹凡期月而成左氏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為后土之官故祀以為后土屈柏諸儒

從之遂以為后土勾龍也蔡雍則曰勾龍社神也堯祠之稷之神柱與棄也漢后土祠在国壬地社稷之位在未地為王肅之說者又曰社與稷皆土神但生育之功異故有二名耳史記武帝初郊雍太史祠官言當祀后土於汾陰丘為五壇〻一黃犢太牢具天子從之乃東立后土祠於汾陰雖上親望拜之如郊則漢以下地祇有社又有后土后土之說紛〻莫能統一以余考之皆失也鄭司農曰后土社神也蓋社以地言后土以神言社之有后土猶郊之有上帝也曰帝曰后皆能宰之稱天子之社神曰后土諸侯而下之社神亦曰后土者猶郊之神曰上帝而五方上氣者亦謂之帝不以嫌也五土之神吐生萬物而稷者五穀之長也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養是以先王尊而祀之勾龍有功於水土杜與棄有功於稼穡故以配食其神曰祀勾龍以為后土者猶所謂帝嚳而郊稷是也又周礼以血祭〻社稷五嶽甚以血祭則非人鬼且其祀先五嶽則不得為勾龍亦明也古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庶人祭五祀位有貴賤故祀有大小而后土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所以生者一也王者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而社曰置社大社國社為民祈報也王社侯社自為祈報也大夫以下無民又莫為立社又不得自立社故與民族屋百姓之上乃立社以祈報之今國都至於郡縣皆有社獨置社亡耳民春秋蜡有社祭然無壇壝主位牲齊儀章皆不應於礼其事所以生者蓋其莫為之禁夫不祀

其所得祀非義也祀其所不得祀非礼也后土者民之所得祀者也今雖不能應於礼能修而祀之其賢於失礼而犯義者也余之同年光禄主事虎理翰君家於華義張氏之斯舉也而屬記於余焉

梯雲庄記

晉地土厚而氣深田凡一歲三藝而三熟少施以糞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歲可以無旱其地之上者畝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業當耕之時虛里無閒人野樹禾墻下樹桑庭有隙地即以樹菜茹麻枲無尺寸廢者故其民皆足於衣食無甚貧之家皆安於田里無外慕之好閒有豪傑欲出而仕由他岐皆所以得官爵故其為俗特不尚儒周行郡邑之間環數百里數百家之聚無有一人儒衣冠者獨楊黃許氏以儒稱於鄉三時力田一時為學褒衣博帶出入里巷之間其族數十家化之皆敦於礼每歲時上塚族人各具酒饌群至墓下推長者一人主祀以次奠薦既毕長者坐少者以序羅拜之然後皆坐相與行獻酬之禮子弟有為小不善者則長者進而諸讓之衆皆進曰長者言然請改是乃已至於再至於三而終不能改也則衆相與擯絀之不與同祭祀如是者已三世矣嘗詢其族人許氏之祖有義甫君者攻詞賦有聲於時其弟恒甫君治經義通周易號松谿先生然皆隱不仕恒甫之仲子克敬始以教官歷太常奉禮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而孫寅字可賓與余同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中書掾中書照磨名聲益顯楊黃之許遂為其鄉著姓郡

守為表其邑中之屋曰梯雲坊其後河東僉憲楊君士傑行郡至是曰楊黃者可賓之所生長其田廬丘墓皆在於是又命有司易其庄為今名以風厲其鄉又使知儒之為可貴也夫儒之所以為可貴以先王之道之所在也是以古者少使屋學老使屋塾不如是者不列於王官不可以長民故時不貴儒而儒貴後世之用人不必盡出於儒者也則民何由知其可貴而貴之比年朝廷設科以待天下之士民始稍稍知所趨向獨晉俗堅強不輕而變今賢使者殊其宅里明其貴賤示其好惡其意豈為許氏討哉昔常衮為福建觀察礼貌其士俗以丕變而況上有用儒之君下有風厲之使吾見晉之父父詔其子兄訓其弟其必相謂曰弗若許氏不可以同祀弗若可賓不得以為秀民

来耜以業詩書以語民之拙〻〻將若鄉魯矣然尒嘗聞之民可以身化難以利誘可賓為人俾〻焉於孝誼有位於朝行與賈矣乃以親老棄其官而養人皆賢之以賢者而化民如草尚之以風也其有不從者乎故尒為記其表閭之始且以觀其成焉

合淝修城記

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自淮西江東西湖廣北以及閩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隨合淝之城又地邑夷倉卒為木柵以守柵成城至民賴柵以完其後寇焉君至顧而曰以柵完民幸矣非所以固迪白皇靖宣諭王又其憲使高昌公議修其城遂發公私錢十萬貫名富人之為千夫長百夫長吉儒小民相故所地吏盡粟之富人得官發錢無甚

雪戍喜鼓所不足小民方飢將浦城奔來執事鼓不設
擁扑不施棒柴荷畚齎至競作自十三年二月朔戎事九
月畢城四千七百有六又六門壞為瞿聯設周廬〻具飾
器門皆設擂鼓所必攻者甍之計用木若干甍四百四
十八萬用人之力七十七萬八千城成繇不至者今期月
矣余生長合淝知其俗之美與夫所不從亂而可與守者
有三焉其民質直而無二心其俗勤生而無外慕之好其
討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當王師之取江南所至諸郡
望風降附獨合淝終始為其主守至國亡乃出降天下既
定南人爭出仕而少不達則怨議其上而不可止吾合淝
之民布衣育秀者治詩書朴者服農賈昏喪祀飲合坐數
百人無一顯者然

自而息日昃而耕莫而息不令耦而終十畝負二石之
日中趨百里而無德容其質直而無二心故不能歌勤
主而無外慕之好故利不能誘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
故兵不能詘昔者木棚循足以力戰禦礮無肯失身於不
義者今而得賢侯君脩其垣墉救其疾苦攜持撫摩以與
民守之而民之與君又歌舞愛戴與君守如子弟之於父
兄手足之與頭目然自今至於後日是雖無檝亦不足憂
也君前為庸田僉事城姑蘇今憲淮南又城合淝一人之
身而二郡之民賴之以有無窮之固儒者之利不其博哉
君名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國人由進士第歷官應奉翰
林文字經筵都事中書檢校庸田僉事為今官與余前後
為史氏城又余之所志而未成者也義為紀之其敦事與

凡供役之人則載之碑陰

大節堂記

皇帝御天下之十五年念德之不宣民生之未遂乃詔丞相更守令之法著考課之令歷東朝臣以為郡縣親御便殿賜之酒而喻遣之於是天下之吏人〻奮厲以治所謂六事者以成功名稱上意宗正郎中韓君逮之守安慶也爲鮮所有事其政清淨而已在官三年頴六飲起所在奇衺之民辯疑從之殺守令擄城邑時天下久平民生長不識兵革而郡縣無城郭無兵備卒然有變吏從盜朱至先去而城陷有不去者溢而民不與之守城亦陷明年十一月盜入宿松破太湖潛山吏多徙家江中為去計君獨無所焚而治城皇計軍實以示民必守不去城明年六月

桐城以桐人來攻城君縱民出擊之盜敗去自二月至於九月盜之來攻者十有一大小百餘戰皆敗之盜大忿乃悉衆而東舳艫數百里鉦鼓之聲動天地王師敗績小孤山十月癸卯盜逐北至城下城南郭久隳為民居而聯群艦為城盜縱火舟燒聯艦〻潰火入南門燒民居諸守將亦潰民恐甚走來眡君〻方部署寮吏為戰守如恒曰民乃無恐且戰且撲火甲辰盜傳西郭戰却之明日傳東郭又戰却之相火所經撤民屋材夜棚之旦具甲寅盜力攻無所得利諸潰者聞城完且相率來援盜望見之乃夜引去余來成郡道聞城隅矣比至乃完問故父老皆曰韓君完我君時亦去則民無與為守民無與為守則城之完不完蓋未可知矣方朝廷更化時吏皆黜濁其政以角一日

之能君若無能然有及臨大變其所能者乃若人之所未易能君誠不可以小知也予觀於今南方之國不頻於艦其所力攻有能守者矣而頻於艦為難頻於艦徼幸於一勝有能守者矣而屢勝者為難民屢勝矣至於敗且危於是不去而上効死以保其下亡効死以衛其上卒能因敗為功以危為安如君之為者蓋千百之十一此人之所難能也曾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其人欽郡所治屬縣六西至於懷寧又西至於潛山又西至於太湖武夫義民列柴相望百戰抗盜賴君以為根本而無叛意東至於池又東至於姑孰數郡之民賴君以為藩屏而無死傷之禍君之所完不僅大矣哉余抵郡十日盜復大至與君率衆纖之盜不至者今百餘矣十四年春三月朝廷錄十月功特加君中奉大夫秩從二品慎官以下各升秩有差余因名其聽事曰大節之堂所以揚君之懿於無窮也雖然治之有亂猶旦之有夜也後之人坐其堂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懼其時有不協於其行不完於其民者獨不欷然於君者乎余之名堂又所以勸於無窮也時與君守者達魯花赤西夏阿尔辰普照麼楊恒錄事司達魯花赤貢倫亦錄事黃畜倫合錄判變理朱錫權懷寧縣達魯花赤禹蘇福安慶萬戶府經歷郝端千戶李思祀郝永堅王國英許元玖賈伯英也先帖木兒立番交住朱保張彬路忠金嗣元葛延齡百戶盧顯宗部文質韋与權薛世英[redacted]宗達周文謝茂陳士達楊貫兒朱傑李玉祝茂夏興俠興祖呂重祿朱臣孫朱惠龍彈壓嚴繼祖伍予雲張宏晁閔保揚州弩

軍翼千戶賈禧百戶王孫兒別列怯不華沿海翼百戶毛
偉牽連書之使與有聞於不杙君字公懋遼西人

青陽先生文集卷之二